

# 目 录

---

## 第一部分 导论

---

<b>第一章 以学生为中心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的意义</b>	<b>2</b>
第一节 理论意义	2
第二节 实践意义	6
<b>第二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综述</b>	<b>11</b>
第一节 学术史梳理及存在的不足	11
第二节 开展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新思路	16
<b>第三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理论基础</b>	<b>22</b>
第一节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观	23
第二节 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观	27
第三节 基于教育过程评价理论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观	32

---

## 第二部分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及动态监测机制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模型构建

---

<b>第四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b>	<b>38</b>
第一节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	38
第二节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构成维度	43
第三节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	45

<b>第五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的信效度检测</b>	<b>49</b>
第一节 量表再次修正	49
第二节 量表内在一致性与二阶测量模型拟合度分析	52
第三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58
<b>第六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内在机制实证检测</b>	<b>60</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60
第二节 研究设计	62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64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69
<b>第七章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动态监测机制的理论模型</b>	<b>71</b>
第一节 动态监测机制理论模型的构建依据	72
第二节 动态监测机制理论模型的环节构成	75
第三节 动态监测机制理论模型的典型特征	79

---

### 第三部分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及动态监测机制的实证检验

---

<b>第八章 教师热情对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基于调节定向类型判别</b>	<b>84</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84
第二节 研究设计	87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89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98
<b>第九章 调节定向差异视域下教师热情对课堂学习行为投入的影响：心理投入为中介</b>	<b>100</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00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03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104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讨论	110

<b>第十章 教师激励风格对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内外部学习动机为中介</b>	<b>111</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11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14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116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124
<b>第十一章 师生协同发展视域下以语篇意识培养促进课堂学习投入的行动研究</b>	<b>126</b>
第一节 课堂有效教学作为学生进步与教师发展的共同基点	126
第二节 课堂关键问题与教研成果的对接	128
第三节 通过可视化语篇分析策略促进课堂学习投入	131
第四节 通过AI技术运用提升语篇分析能力以促进学习投入	136
第五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143
<b>第十二章 POA理论视域下以课程思政融入促进课堂学习投入的行动研究</b>	<b>146</b>
第一节 外语课堂思政内涵解读	146
第二节 外语课程思政总体设计及实施路径	149
第三节 基于POA理论的外语课程思政融入模式	155
第四节 典型教学案例实践及对课堂学习投入的促进作用	158
第五节 主要结论及启示	165
<b>第十三章 混合式教学环境下动机调控对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b>	<b>168</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68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71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173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178
<b>第十四章 外语愉悦与焦虑对学业成绩的预测效应：课堂学习投入为中介</b>	<b>179</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79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83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184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191

<b>第十五章</b>	<b>同伴互动对课堂学习投入的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b>	<b>193</b>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93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97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199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206
<b>第十六章</b>	<b>学习动机自我系统对学习收获满意度的影响：课堂学习投入为中介</b>	<b>208</b>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8
第二节	研究设计	211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213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220
<b>第十七章</b>	<b>二语坚毅影响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追踪研究：愉悦与无聊为双重中介</b>	<b>223</b>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23
第二节	研究设计	226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227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229
<b>第十八章</b>	<b>情绪智力影响课堂学习投入的追踪研究：焦虑的中介效应和课堂环境的调节效应</b>	<b>232</b>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32
第二节	研究设计	234
第三节	实证数据分析与讨论	236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启示	239
<b>结束语</b>		<b>242</b>
<b>参考文献</b>		<b>250</b>

# 第一部分

## 导论

第一部分为导论，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共三章内容。

第一章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释了以学生为中心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强调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对学习质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章是对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进行综述，通过学术史梳理，提出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新思路，即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评价及动态监测机制；第三章依据新的研究思路，论证了复杂动态适应理论、教育生态理论、教育过程评价理论作为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第一章

## 以学生为中心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的意义

通常情况下，课堂教学场景被想象成一位教师与一群学生共同完成某项教学任务 (William & Burden 1997)。然而，这种理解会将学习过程、教师的教学意图与教学行为、学生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学习环境等多种变量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简单化。语言课堂教学环境下，教师的教学风格、学生个性特征以及教学环境特征都具有多样性，人类与情境的复杂性赋予每个课堂以独特性。况且，教师的教学决策与教学行为会受到自身教学智慧的动态影响，即使教师已经学习到某些课堂教学理论，但由于学生与教学内容处于动态变化中，加上教师也会由于专业发展学习不断受到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研究的启发，教学设计与实施不可能一成不变。正因如此，外语课堂教学并非理论运用与实践程序的简单逻辑结果，而像是一座美丽的珊瑚花园，本质上呈现交互性、复杂性与多样性 (Hall 2011)。尽管探究这座美丽花园的角度很多，但毋庸置疑的是，以学生为中心探究课堂学习会更有意义，因为这种范式强调以发掘潜力、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重视学习过程中学生付出的努力程度，教师只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辅助者，关注学习过程产生的效果，构建学习过程考量及效果反馈机制，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和完善。因此，以学生为中心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第一节 理论意义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研究强调探究学生的学习问题，因为教师的教学问题从本质看仍然是学生的学习问题所导致的，探究教学问题而忽视学习问题属于本末

倒置(赵炬明 2023)。英语逐渐作为一门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在国际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或媒介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在21世纪具备高水平的二语或者外语能力对于获得教育或者经济方面的成功机会和发展契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高校英语课堂学习作为研究问题,从理论层面探究如何引导学生完善课堂学习过程和效果,有助于促进高校英语教学研究的专业化与学术化,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科学的语言教育理论为基础,遵循英语学习规律,探究提升课堂学习质量的新思路。

课堂学习研究是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核心问题(杨连瑞 2020)。课堂学习是当前我国外语学习的主要场合。即使课堂教学在时间上具有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接触目标语的时间,但这种不足可以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创新来抵消,从而增加了学生接触和练习目标语的时间,进而增加和集中了课堂可用时间,为学生提供了大量且重要的目标语接触机会(Collins & Muñoz 2016)。正因如此,高校外语课堂教学质量对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也会有人质疑,随着当前AI技术不断提升,学生可以通过人机对话解决很多疑难问题,但从学习特点看,学生通过不断学习进步才能逐步适应所处的环境。例如,只有遇到具有恰当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潜能才能不断得以激发,学生才能在历经成败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事实上,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经常发现,当任务具有较高的挑战度时,学生的注意力更集中,专注度更高,更容易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可见,设计具有恰当挑战度的课堂学习任务仍然需要具有专业资质的老师来完成。也正因如此,学生对外语教师和课堂学习指导的需求不会消失,对外语课堂的学术研究也会继续存在。

二语习得研究是高校课堂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近期二语习得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分支,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就是其中分支之一,正因如此,近年来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成为外语教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专门研究基于课堂学习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及特点等(Ellis & Shintani 2014),主要借鉴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认知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成为英语课堂学习研究的重要借鉴来源。从外语学习情境特点看,由于课堂是我国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和重要场所,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成果更接近我国外语课堂学习的特点,因此与我国英语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语言习得过程及其特点。一方面,纷繁复杂、百家争鸣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的确为学生如何发展英语交际能力提供了各种大量可行性理论观

点和实证支持,大大补充和深化了外语教育研究者和教师对语言习得过程的认识,促进了语言学习理论研究成果在外语课堂学习中的普及。另一方面,目前已形成的这些各持己见、视角不一的语言学习研究理论,在借鉴过程中为外语课堂学习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

例如,长期以来,认知派与社会文化派对语言习得过程提出了不同的阐述观点。以认知派为例,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式(Anderson 1995)认为学生在语言技能发展过程中,大脑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认知阶段(即获得陈述性知识阶段,是关于知识内容的学习),学生在语言输出中是有意识的;在联系阶段(即程序性知识获取阶段,是关于知识如何使用的学习),学生对大脑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程序化处理,将认知阶段完成的陈述性知识通过互动练习与意义协商提升自动化程度,逐渐减少在语言输出中对陈述性知识的依赖,这在语言行为层面,表现为学生具备熟练的语言技能;在无意识自动化阶段(即在第二阶段得以程序化的语言知识与技能在这一阶段获得进一步的精细化和协调处理),学生大脑对技能运用的有意识控制越来越少,表现为在语言输出过程中语言形式更准确,语言表达更流利、更得体。然而,社会文化派则认为,人类的学习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完成的一个间接过程,活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个体发展是个体与共同体产生交互进而促进成员共同进步的过程,关注个体借助调节工具(包括物化和文化工具)与其所在的共同体之间产生复杂联系(Swain et al. 2013)。语言在概念上属于一种具有内在化特点的社会活动,语言发展不仅是指学生在认知层面上建立音位、词形、句法和语用体系,更是在运用上具有恰当地表达和理解语言意义的能力。

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仍处于假设提出与验证阶段,虽然不乏证据显示出语言学习成功者的习得特征,但是由于受到学生个人差异因素以及学习环境的影响,学界对于普遍意义上的课堂学习过程和语言发展路径仍不甚明了,甚至存在不够完整、相互矛盾乃至不相兼容的观点。正是课堂语言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目前在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理论研究中如何利用课堂学习帮助学生成功地学习英语依然缺乏比较明晰的概念框架与理论阐释。事实上,这正体现出二语习得研究的典型特征。与任何研究领域的理论生成过程相类似,语言习得理论来自对具体数据或者现象的研究和提炼(Long 2015)。无论是二语习得研究理论,还是基于课堂的二语习得研究理论,无不着眼于影响二语习得发展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皆需要从量化或质化数据中不断升华凝练而成,期待形成的理论观点能够脉络清

晰,经得起重复验证,从而不断促进二语习得研究理论的深入、延展和丰富,能够继续为描述和解释二语习得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提供切实的指导。

正因如此,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研究需要立足我国高校英语课堂特点,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研究理论。首先,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研究面临如何进行研究理论优化与发展的挑战。就学习理论来说,在描述和阐释课堂学习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与修正。因此,即使是已经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的课堂语言学习研究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而不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和生搬硬套的做法。其次,高校英语课堂学习研究面临如何本土化的挑战。有些学习理论研究成果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只是考察了个别或者部分变量,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也未考虑我国外语学习的本土特征。因此,这样的理论成果在转化为我国外语教育学习指导原则时,往往因未考虑全体变量或者本土特点具有的新变量的影响,导致理论研究成果只是被照搬或者被片面理解。

构建科学而且本土化的外语教育理论知识体系有助于探究各种相关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特定的、一成不变的语言教育理论知识框架,不应只从自上而下的照搬、仅关注学习理论与自身学习的相关程度、将理论直接应用于实践等这些狭隘的观点出发,而是应以批判性思维方式,全面客观地认识到,语言学习研究理论具有多样化、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这一事实(Lawes 2003)。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体现与描述语言学习过程,而在外语课堂语言学习研究过程中进行理论观点的借鉴时,应选择适合具体情境的学习研究成果,因为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一成不变具有完全普适性的外语学习研究观点与认识。各种不同的课堂学习理论本身就是来源于学习实践,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课堂学习实践加以归纳和表征。当理论再次还原到新的课堂学习场景中时,要达到理论支撑实践的作用,就必须将宏大抽象的理论切实运用到具体鲜活的日常课堂学习活动中。

为此,高校阶段的英语教学应重视学科基础研究,不断丰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强化其科学研究基础,开展相关的理论学术探究,从而不断为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国外学者曾明确提出,做语言学习研究应秉持“信任与怀疑游戏”(believing and doubting game)的原则(Brown 2002),国内学者也认为,大学教师不应满足于比着葫芦画瓢,而是要积极关注方法策略背后的科学基础,不要满足于做一个懵懂的教书匠(赵炬明 2023)。英语课堂学习投入体现出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付出努力的程度,涉及行为、情感、认知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相互

支撑,呈现多构念复杂特征,对学习效果和學生未来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Fredricks & McColskey 2013; Fredricks et al. 2019; 任庆梅 2021a)。因而,如何切实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关注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因地制宜,敢于创新,积极探究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理论,提高课堂学习质量,以培养更多优秀的英语人才,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外语教育领域内一个亟待探究的重要课题。

## 第二节 实践意义

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不仅是“龙头”,更是与世界强国、先进制造业的直接接口。教育强国的建设水平,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取决于高等教育这个“龙头”能抬多高(褚宏启 2024: 7)。高等教育必须与当前日新月异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全球化发展浪潮亟需高素质外语人才,如何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是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永恒主题,探究提高有效课堂教学是促进高校外语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从国家发展层面看,英语学习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媒介。从个人发展看,成为具有扎实语言水平的高素质外语人才有助于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整体发展大计。因而,高校英语教学改革被列为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是人生成功的资本、国家发展的利器、促进国际交流与世界和平的润滑剂(李宇明 2012)。

随着教育技术日益提升,语言学习方式不断丰富,但课堂教学仍然是大多数学生掌握目标语知识、发展语言能力的主要与重要场所。从我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环境特点来说,课堂是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与重要场所,为确保外语人才培养质量,需要深入探究实际课堂教学(束定芳 2014)。基于课堂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成果成为我国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借鉴来源。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质量,关系到培养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教育目标,而这个目标要落实到日常课堂教学过程中,以促进高校英语课堂的育人功能。然而,一线教师对前期已有成果的照搬照用不可能在日常课堂教学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不存在固定的、程式化的外语教育理论模式与方法。与其他学科的课堂教学研究一样,外语教育实践倡导以思辨方式全面、客观、动态地认识前期研究发现与自身教学实践的关系,结合自身的具体教学特点,尤其是国家对国际化外语人才的培养需求以及学生个体发展需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此,教师必须明确课堂教学中的双主体,既要避

免将课堂教学责任推到学生头上，打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旗号，忽视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与价值；又要避免过分强调教师的教学活动，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学习结果的影响。

事实上，课堂教学是以学生和教师为双主体开展的创造性教育实践活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依托教学内容形成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与组织者，在师生协同互动中实现育人目标：一是价值引领，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知识建构，夯实学科基础与认知体系；三是能力发展，培养自主探究与实践创新能力。因此，育人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功能，课堂教学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起着核心作用。课堂教学的质量被视为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成为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如何开展高质量教学实践，真正彰显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育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在高质量教学活动中健康成长，更有效地形成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优秀品质与专业能力，是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如果忽视高校英语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则难以保证学生通过课堂获取系统的英语知识和语言技能，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就无从谈起。以完善课堂教学质量为突破口提升英语人才培养质量，与课堂本身的特点直接相关。与其他学科的课堂教学活动一样，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学生的学是依托教学内容并且在教师的引导下开展的学习活动，教师的教是依托教学内容基于学生的学习参与开展的组织与调控活动，在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的互动过程中，教学内容通过教师实施的合理教学设计活动为学生的学习互动提供具体活动中介平台。可见，在课堂活动过程中，学生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教师发挥主导作用，以教学内容为依托，完成课堂教育要达成的育人功能。在课堂教育完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教师与具有活动中介作用的教学内容，都必须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育过程中。唯有引导学生投入到课堂教育活动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课堂育人功能的目标才能落地，才能生根。

当前，高校课堂教学的育人功能日益凸显，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都已经认识到教师的专业素养是确保高质量课堂教学任务完成的基本保证。近年来外语教师教育蓬勃发展，外语教师的整体素质已有明显提升，尤其是高校英语教师已经普遍认识到自身角色要从英语专业知识传递者变成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与监控者，因为大学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自主、探究、交流、参与的课堂，是世界一流大学普遍实施和采用的课堂教学模式，也是行之有效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卫建国 2017）。学生作为学习主体，有能力通过不断探索

与交流构建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在参与学习活动的过程中,各种应对未来发展与挑战的基本素质得以提升。

然而,目前很多情况下,一线教师往往将以学生为中心理解为仅关注学生的外在在学习行为表现,无需关注内在的情感与思维体验,将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理解为表面的行为热闹,如片面追求课堂教学中的抬头率,即使学生为了深入理解学习内容,在听讲过程中时不时地低头看课文;或者明明需要学生独立思考或者自主探究的问题,也生硬地设计为小组活动,要求学生开展表演式的合作交流等。这样一来,课堂教学设计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设计,一定要按照某种程式化的设计开展教学活动,认为这样才能凸显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度。这些教师会常常失望地发现,自己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为初衷开展的教学活动并未达到预想中的效果,一些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与积极性较低,缺乏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策略、学习自主性,思辨能力、创新能力、探究能力较差,习惯于教师为自己提供统一式的标准答案。显然,这样的状况难以实现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的教育目标。

因此,要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师关于学生学习的理念要进行深层次转变,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经历的学习过程与学习体验的理念转变(卫建国 2017),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在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这一教育职责的同时,应从学生发展的视角重视课堂质量提升,相信学生的学习与探究能力,正如怀海特所言,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目标是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2012)。事实上,课堂学习过程也是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经验和体验不断完善进而实现预期学习目标的过程,因为学生的课堂学习过程与教师的课堂教学目标实现是相辅相成的(李铁安 2018)。学习过程达成的目标与教学过程达成的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与心智发展,学生的学习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充满情感与思维的行为律动,教师要通过合理的课堂设计,深入挖掘课堂教学内容的内涵与精髓,充实到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增强学习内容的专业深度与厚度,引导学生投入到学习过程中,通过高质量课堂教学,更好地获得适应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情操、积极的情感、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切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而且,当今教育信息技术赋予课堂教学以前所未有的拓展,扩大了课堂教学环境的空间与时间边界(Collins & Munoz 2016)。曾经的课外学习活动都可以随时随地构建到课堂教学中,上课下课相结合,形成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不再是之前单一的面对面的物理课堂环境结合计算机辅助教学。课堂教学环境的扩充有助

于学习时间的延伸,更有助于学生利用课堂时间参与更多探索式、创新式学习活动,技术的运用促使教师的教学活动更加多元化,更有助于学生获得更丰富的语言学习机会,促使学生快速地应用和巩固知识,学习过程更富有自主性、探索性与创新性,师生交流、生生交流更加便捷和深入。倘若缺乏教育技术支持,高校课堂教学中通过以自主、探究、交流、参与为核心理念的育人功能是无法高效实现的。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与课堂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会使课堂教育教学活动更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交流性与主动性(卫建国 2017)。在扩大的学习空间中,现代教育技术有助于增加和集中学生用于接触目的语的时间与机会,而且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效果(陈坚林 2015;胡加圣 靳琰 2015;文秋芳 2024)。然而,也有研究证据表明,为了促使学生的语言水平得以提升,大量关注交流互动或者内容教学的课堂时间未必能够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语言输入与输出实践机会(Collins & White 2014),因为课堂学习时间的质量至关重要。可见,要实现大学英语课堂的育人功能,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的质量,把学生的学习过程看作观察有效教学的窗口,把学生的学习投入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当作重要的教研资源。

为此,重视学生投入的过程与体验已经成为外语教育教学实践的焦点。Kuh (2009)把学生的投入定义为两个维度,一是付出的学习时间,二是学习努力的程度。就学生的努力程度来说,会涉及多个复杂层面。例如,首先,学习投入体现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持续性的主动学习行为表现,如选择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在完成过程中呈现努力且专注的状态,并且伴随着积极的情感状态,如好奇、乐观、热情等,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同时,学习投入也会使学生由于享受学习过程而产生愉悦感,在认知层面也会进行积极思考、规划与监控,与自身已有经验建立联系。不仅如此,学生在历经积极参与的学习过程后,也会对学习结果表现出不同的满意度评价,如课堂学习过程是否导致持续的专业知识积累、运用能力提升、智力增长和个人责任意识提高等。可见,要提升高校英语课堂教学和学习的质量,取得预期的育人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既然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历过程的集中体现,是反映大学生学习内在过程与外在特征的重要概念(陆春萍 赵明仁 2012),那么,当前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过程的质量如何呢?学生对学习效果的满意度如何呢?学习的支持环境以及结果怎么样?有哪些核心变量会影响课堂学习过程呢?影响路径有何特点呢?……要探究这些问题,考察课堂学习投入成为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视角阐释我国大学

生英语课堂学习过程的本质特征，梳理概念内涵，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模型，开展大样本实证调查，探究我国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及动态监测机制，阐释研究发现，为提升高校英语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实证参考以及反馈，从而更有效地提升高校英语课堂学习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外语人才。

## 第二章

#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综述

所有学习活动都必然涉及投入程度问题。要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学生必然要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没有积极的投入过程，有意义的学习就不太可能发生。正因如此，当前教育领域对学习投入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特别是在语言学习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付出努力的程度以学习投入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观点植根于多种研究范式中，尤其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复杂动态系统理论、教育过程理论、教育生态理论等，更是强调有效学习必然是通过有意义的语言使用而引发的结果，正如Dörnyei & Kormos (2000)所指出的，学习投入是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体现，也是教师指导语言学习时应注意的关键点。而且，Hiver et al. (2021)认为，自从学界认可这一观点后，语言学习投入研究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促使学习投入不仅成为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也已成为语言教学实践者特别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语言学习领域已经开始在学习和教育心理学方面对学习投入开展大量探究 (Fredricks et al. 2019)，并且已经扩展到外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领域 (Hiver et al. 2021)。在这一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尝试通过梳理国内外语言投入研究学术史，发现存在的不足，并且依据存在的问题，确定研究方向，从而继续推进与深化研究领域对学生如何通过有意义的学习投入促进语言学习过程的理解。

### 第一节 学术史梳理及存在的不足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益是进一步深化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举措。课堂学习投入是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与教学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目前极有必要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立足实践，依据存在的问题开展探究，以期丰富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理论研究，为优化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

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实践依据。课堂学习投入指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认知、情感状态，具有元构念的复杂特征，是以整体方式形成课堂动力、优化教学效果的潜在变量，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与未来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Reschly & Christenson 2013; Lambert et al. 2017)。

自21世纪初期，学习投入研究一直是西方教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历程、内容与动态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特征：

一是对学习投入的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过于宽泛。任何学习活动都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是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决定性特征 (Mercer 2019)。从通常意义看，《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中对动词 engage 的英文解释是：If you engage in an activity, you do it or ar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it. If something engages you or your attention or interest, it keeps you interested in it and thinking about it. 可以发现，依据这一定义，动词 engage 隐含了三个特征，一是行为层面，要有行为层面的努力，例如，do it or are actively involved with it；二是情感层面，要对所做的事情产生兴趣，例如 keeps you interested in it；三是认知层面，要对所做的事情进行深度思考，例如，keeps you thinking about it。陆谷孙先生编撰的《英汉大辞典》对形容词 engaged 的中文解释是“卷入的，极感兴趣的”，这里的“卷入的”将行为与认知融为一体，“极感兴趣的”突出了情感维度。但是，在学习研究领域，学习投入更要涉及学生在语言学习活动中积极参与与任务完成的质（活动方式）与量（活动频度）。

学习投入研究思想可追溯到 Lewin (1936) 的场理论 (Field Theory)，倡导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成为影响个人行为的潜在决定因素，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环境与个体的关系公式，即  $B = f(P, E)$ 。这里的  $B$  指行为 (Behaviours)， $f$  指功能 (function)， $P$  指学习个体 (Person)， $E$  指环境 (environment)。以上公式要表达的含义是，行为是个体与环境共同产生的作用而形成的。这一观点推演至学习领域。以此为基础，学界对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阐释，例如，Lawson & Lawson (2013)、Reschly & Christenson (2013) 等对学习投入进行了系统的综述，描述了学习投入的特点。

尽管关于学习投入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但一致赞同采取行动是学习投入的核心特征 (Skinner & Pitzer 2013)，认为学习投入的含义是强调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积极参与的程度。同时，学习投入强调情境依赖性，因为任何学习投入都是学习环境中的教师、学生同伴、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多媒体等相互影响的结果 (Shernoff 2014)，学习本质上是情境性的，因为强调学生在所在学习环境中的

与环境相适应 (Fredricks et al. 2019)。探究学习投入可以进一步解释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以及学习投入如何影响学习效果。而且,学习投入具有动态性和可塑性特征 (Appleton et al. 2008),表明通过合理的学生个体因素变化和情境条件,学生的学习投入可以更加优化,这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可以完善学习投入的空间,精心设计的教学干预措施能够促使学生通过学习投入不断改善学习效果。

同时,众多学者对学习投入维度开展了多样化分析,例如, Mazer (2012) 提出二维度划分法,将学习投入划分为情感兴趣与认知兴趣两个维度,情感兴趣指学生对课程内容和课堂学习经验充满热情、投入和兴奋的情感反应,认知兴趣指学生对课程材料/主题感兴趣的认知反应,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回想、记忆课程材料。Shernoff (2014)、Whitney (2019)、Yun & Park (2020) 等同属对学习投入维度进行划分的经典学者,他们主张把学习投入分为行为、认知、情感三个维度。其中,行为投入维度是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可观察的学习行为,能认真完成学习任务并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情感投入指学生在课堂上的情感反应,如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兴趣、求知欲以及愉悦的情感;认知投入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高阶思维能力,即深度运用认知策略,对学到的统计知识进行内在的关联、核查与评估。

同时,学界对学习投入维度加以综合或者细化,将学习投入分为四个维度 (Hadelsman et al. 2005; Núñez & León 2019; Deng et al. 2020)。例如, Hadelsman et al. (2005) 将学习投入分为技能投入、情感投入、参与/互动投入、表现投入:技能投入体现为学习技巧的运用,情感投入体现为对课程内容的情感投入,参与/互动投入体现为参与课程学习并与教师及其他同学进行互动,表现投入体现为学生课程表现的水平。Núñez & León (2019) 提出学习投入包括能动性投入、行为投入、情感投入、认知投入:能动性投入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主动提问、向老师表达自己的学习兴趣或需要,行为投入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付出的专注、努力与坚持,情感投入指学生对学习任务表现出积极情绪(如感兴趣)并且不产生负面情绪(如焦虑),认知投入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采取深度学习策略(如精细加工策略)而非表层策略(如机械记忆)。Deng et al. (2020) 则提出学习投入包括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社交投入:行为投入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时表现出的可观察行为,如做笔记、观看视频等;认知投入指学生在理解复杂概念和掌握困难技能方面的心理投入,如专注、专注和努力意愿、自我调节等;情感投入是指学生对学习挑战的情感反应,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达以及归属感,积极的感受通常包括依恋、归属感、好奇心、热情、享受、喜欢和乐趣,个体在不

投入时会感到焦虑、乏味、沮丧；社交投入是指学生与教师互动和同伴互动合作建立并维持关系的意愿，以此来衡量社交投入水平。

也有多位学者将学习投入划分为五个维度 (Lin & Huang 2018; Hong & Kim 2018; Zhoc et al. 2018)。例如, Lin & Huang (2018) 认为学习投入包括技能投入、情感投入、表现投入、互动投入、态度投入五个维度: 技能投入指使学生有良好课堂表现的学习策略或练习技巧, 情感投入是指学生与课程内容或学习环境互动时的情感状态或反应, 表现投入指学生的良好课堂表现, 互动投入指学生参与课堂学习并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互动, 态度投入指学生对所修课程表现出的学习态度。Hong & Kim (2018) 则从现代教育技术运用视角将学习投入分为数字工具操作、数字程序运用、数字媒体意识、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共享能力五个维度: 数字工具操作指学生对电子工具的基础操作能力, 数字程序运用指学生运用数字工具进行学习活动, 数字媒体意识指学生对媒体内容的认知程度, 信息检索能力指学生进行网络学习资料的检索能力, 信息共享能力指通过数字工具共享学习资源。Zhoc et al. (2019) 则认为学习投入包括学业投入、认知投入、同伴互动投入、师生互动投入、情感投入五个维度: 学业投入指与学习过程直接相关的可观察行为; 认知投入指使用认知资源理解复杂的概念, 不是只停留在简单记忆层面, 而是在学习、理解和掌握知识过程中的心理投资; 同伴互动投入是指学生与朋友或其他同学之间的互动: 它包括在校内学习场所和社交场所进行的同伴互动; 师生互动投入指在校内学习场所进行的师生互动; 情感投入是指学生的情感反应水平, 主要指学生对学校这一场所的融入感以及学校作为一系列具有追求价值的活动的集合, 学生在其中产生的参与感。也有学者将学习投入划分为六个维度, 如 Appleton et al. (2006) 将学习投入分为师生关系、学业掌控度与关联度、同伴支持、未来规划和目标、家庭支持、外在动机。

正是基于这些维度划分, 前期研究也形成了丰富的量表, 最具影响力的是 NSS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Zilvinskis 2017)、CCSSE (The 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Angell 2009), 其他如 SCEQ (Student Course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Handelsman et al. 2005)、SEI (Student Engagement Instrument) (Appleton et al. 2006)。这些量表可靠而经济, 为本研究形成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提供了参照体系。

例如, NSSE (Zilvinskis 2017) 提出通过四个主题指标评价学习投入, 这四个指标分别是学业挑战度、同伴学习、师生互动与体验、校园环境: 学业挑战度包括四个指标, 即高阶学习、反思性与整合性学习、学习策略、量化推理; 同伴学

习包括两个指标,即合作学习、多元化交流;师生互动与体验包括两个指标,即师生互动、有效教学实践;校园环境包括两个指标,即互动质量、支持性环境,基于以上这些主题与指标,形成47个题项的量表。

又如,CCSSE (Angell 2009) 将学习投入通过五个基准进行评价,即主动与合作学习、学生努力、学业挑战度、师生互动、为学生提供的支持。其中,主动与合作学习指学生在课堂内外对学习的参与,主动学习是指要求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的教学方法,包含那些在课堂内外,且已被证明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方法;合作学习是主动学习的一种类型,学生为完成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学习。学生努力指学生的坚持与成就,是测量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学业挑战强调认知技能,主要涉及学生心理方面,与教师对学生知识和技能掌握的期望程度以及与学生先前学习准备和对作业的可控性相关。师生互动主要评价师生间的沟通,师生之间在课堂内外的互动是影响学生学习动机和参与度最重要的因素,增加师生互动机会有利于学生完成学业。为学生提供的支持主要指学校为学生提供学术或非学术资源的支持,这些关系到学生对所就读学院是否满意,认为该学院是否重视学业发展,并且是否会为校园内的不同学生群体的发展提供尽可能的支持环境。

也有一些研究并不考虑维度划分,而是直接确定学习投入的评价指标。例如,Tadesse et al. (2018) 采用九个指标对学习投入开展评价。第一个指标是整合与合作学习,评价学生就实质性的学习问题与同伴或他人进行互动,共9个题项;第二个指标是学业挑战度,衡量学生的学习任务难度以及学生对课程学习所要求的高阶思维活动的感知度,共5个题项;第三个指标是师生互动,测量的是学生与老师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互动频率以及学生参与老师课题研究的情况,共4个题项;第四个指标是课堂互动,测量学生对教学活动的主动投入水平,共4个题项;第五个指标是评价任务,测量学生的评价性学习任务难度以及学生对完成评价任务所需高阶思维能力的感知度,共4个题项;第六个指标是校园环境支持度,测量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学术与社交支持的感知度,共3个题项;第七个指标是教育经验丰富度,测量学生对有效教学活动的参与度,包括是否通过该类活动学生可以提升个人技能,并且可以将所学知识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共3个题项;第八个指标是人际关系测量,学生与其他校内人员群体(同学、老师、行政人员)的关系质量,共3个题项;第九个指标是阅读与写作量,测量学生的学期阅读与写作完成情况,共3个题项。

这些研究成果经过多次实证检验,为阐释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的维度划分及包含的要素奠定了研究基础。例如,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比

较概要化, 但为阐释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 上述多是基础教育阶段课堂学习投入研究, 即使涉及大学课堂, 多是关于数学、经济、物理等专业, 未将外语环境下课堂学习投入理论框架建立与量表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并通过实证调研发现与解决问题。

而且, 随着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课堂学习投入研究受到高校外语教育学界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 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历程、内容与动态可概括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对课堂学习投入的引介与综述比较全面, 如介绍与概述国外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变量(郭建鹏等 2021; 张娜 2012)、综述评析课堂学习投入对当前我国外语教学的借鉴意义(郭继东 刘林 2016)等; 二是关于课堂学习投入的理论阐释已达到一定的深度, 如从宏观层面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文秋芳 2018; 王初明 2017)、阐释有效教学基本原则及目标(束定芳 2014; 王文斌 2018)等; 从微观层面探究学习投入核心指标的概念内涵(任庆梅 2019)等; 三是关于课堂学习投入的实证研究已颇具规模, 如从国际比较视角生成 NSSE-CHINA 问卷并使之本土化(罗燕等 2009)、采用大样本验证学习投入包含的关键要素指标、通过实证建模初步阐释课堂学习投入关键指标与所属维度的路径关系(任庆梅 2019)、英语学习情感投入构成及其对学习成绩的作用(郭继东 2018)等, 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探索性成果。

上述研究成果从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层面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目前相关研究缺乏对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维度划分及包含要素的系统阐释, 未形成具有普遍操作性的多维评价量表, 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 目前相关研究尚未发现并且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构建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

## 第二节 开展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新思路

本研究以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为研究对象, 围绕五个方面开展探究: 一是概念内涵阐释、多维度划分及包含要素遴选、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建立; 二是具有普遍性与操作性的多维评价量表形成; 三是基于横向实证

研究的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验证及影响路径阐释；四是基于纵向实证研究的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建立及关键影响变量识别；五是依据课堂学习投入动力源开展内外部成因分析。基于以上五个方面，本研究的总体框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本研究力求做到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交叉进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理论框架。概览国内外课堂学习投入的研究成果，依据高校英语教学要求，开展实证研究，阐释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确定维度划分及包含的要素；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测多维评价体系中的因子负荷及路径关系是否符合初步建立的理论模型；结合实证调研进行修正，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的理论框架。

第二，本研究力求做到文献借鉴、专家咨询与数据分析三向立体支持，形成具有我国本土化特征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借鉴文献中已有的常用量表，初步形成多维评价量表（用中文表述），包括客观题（5级利克特量表）与主观题（半开放式访谈提纲）。为检验量表的效度与信度，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在本研究团队所在的高校随机选取教师及所教学生，开展师生访谈，第一次修正量表；然后，咨询国内高校英语教育专家，第二次修正量表；再开展先导研究，随机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进行实证检测，第三次完善量表。

第三，本研究力求做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互补充，概括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路径特征。采用形成的量表在全国不同类型大学（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开展大样本问卷调查与师生访谈，学校类型涵括三个层次：985或211学校、省属重点大学、一般大学，覆盖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四川、陕西等多个直辖市及省份，学生抽样超10,000人，教师抽样超100人，师生访谈超80人，对师生访谈进行转写分析。通过SPSS与Amo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T检验、实证建模，考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路径特征。

第四，本研究力求做到大样本横向研究与多个案跟踪纵向研究相互结合，构建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根据大样本横向调研，发现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的路径特征，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遴选典型个案，确立个体优化模式及具体步骤，从纵向层面探究“课堂投入多维评价—存在问题确认—优化方案实施—课堂投入多维评价提升”作为动态闭环系统的运作方式，描述维度作为宏观基点、包含要素作为微观基点的变化轨迹与特征，构建动态监测机制。

在上述研究内容的研究过程中，重点关注建立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的理论框架，进而形成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目的是考察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评价体系及路径特征，然后构建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动态监测机制。研究的难点体现在如何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理论框架，使之具有普遍性与指导性，然后是如何形成兼具效度与信度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使之具有操作性与实用性；最后是如何构建具有动态化特点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监测机制，使之具有预测性与推广性。

本研究在理论、实证、对策三个层面都具有明显的研究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建立适合我国外语环境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理论框架，包括概念阐释、维度划分及要素遴选等，探究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细化评价指标。从实证层面看，整合“自上而下”（文献梳理、专家咨询）与“自下而上”（课堂体验取样、问卷调查、师生访谈）双向探究，确立既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量表；采用量表开展大样本调研，发现主要问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个案纵向跟踪研究，构建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从对策层面看，横向大样本调研与典型个案跟踪研究相结合，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结合理论基础，提出促进和优化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对策与建议。

本研究为形成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构建动态监测机制提供理论指导框架，是对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本研究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精髓，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基于实证调研，阐释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维度划分及包含要素，形成具有信度与效度的课堂学习投入测度量表、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构建动态监测机制提供理论指导，对促进课堂学习投入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有一定的学术贡献。而且，本研究对探究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多维评价量表、诊断与解决目前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实施课堂学习投入可持续化动态监测、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具有指导作用。本研究基于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理论框架，形成科学合理的多维测度量表，诊断存在的主要问题，跟踪发展变化轨迹，构建动态监测机制，有助于提高课堂学习投入的分析精度，为高校一线英语教师和教学管理者提供促进课堂有效教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借鉴。

本研究首先采用比较分析法，即基于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梳理比较，结合教学大纲要求，分析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重要维度与核心要素、评价标准

与理论模式,为实证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而且采用混合式研究法,即基于大规模实证调研,采用定量方法,检验多维评价量表、探究评价维度之间以及维度与要素之间的路径关系、考察动态监测机制的运作规律;基于专家咨询、师生访谈等定性方法佐证量表内容、评价体系及动态监测机制的特点。其间,也采用数理模型分析法:采集大样本实证数据,检测多维评价量表的信度与效度,验证概念模型拟合度,探究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当然,也采用个案分析法:依据理论框架与影响路径,选取多个具有代表性个案,设计并实施优化方案,描述与阐释个案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发展轨迹。

具体来看,首先要明确的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英语教育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生的英语能力不仅关系到个人职业发展,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因此,深入研究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对于优化教学方法、提升学习效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大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学习投入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受到学生个人因素、教师因素、教学方法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学习投入,探讨影响学习投入的关键因素,以及如何通过教学改革和学习策略的调整来提高学习投入。

本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第一个阶段集中在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的构建;第二个阶段进行课例分析和评价标准的开发;第三个阶段则进行实证研究和模型验证。为了开展实证调研,本研究在借鉴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需要研发一个具有多维度特征的学习投入量表,用于评估大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这一量表的内容需要经过多次质化与量化分析,例如,通过师生访谈、专题研讨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者能够深入理解学习投入的具体表现和影响机制,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积极咨询领域专家的意见,并通过行动研究来验证研究假设和策略的有效性,为研究提供了专业指导,行动研究则为研究提供了实践检验。这一过程有助于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需要收集实证数据,开展信度和效度检测,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说,量表的开发和验证是研究的关键环节,它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实用性。

事实上,实证研究是研究的核心环节,它能够提供直观、具体的数据支持,帮助研究者深入理解学习投入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动态监测机制,用于描述和阐释学习投入的变化趋势和模式,运用逻辑推理来分析数

据和结果，确保研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通过多维度的分析和验证，研究者能够全面地理解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逻辑推理和研究验证是研究的重要保障，它们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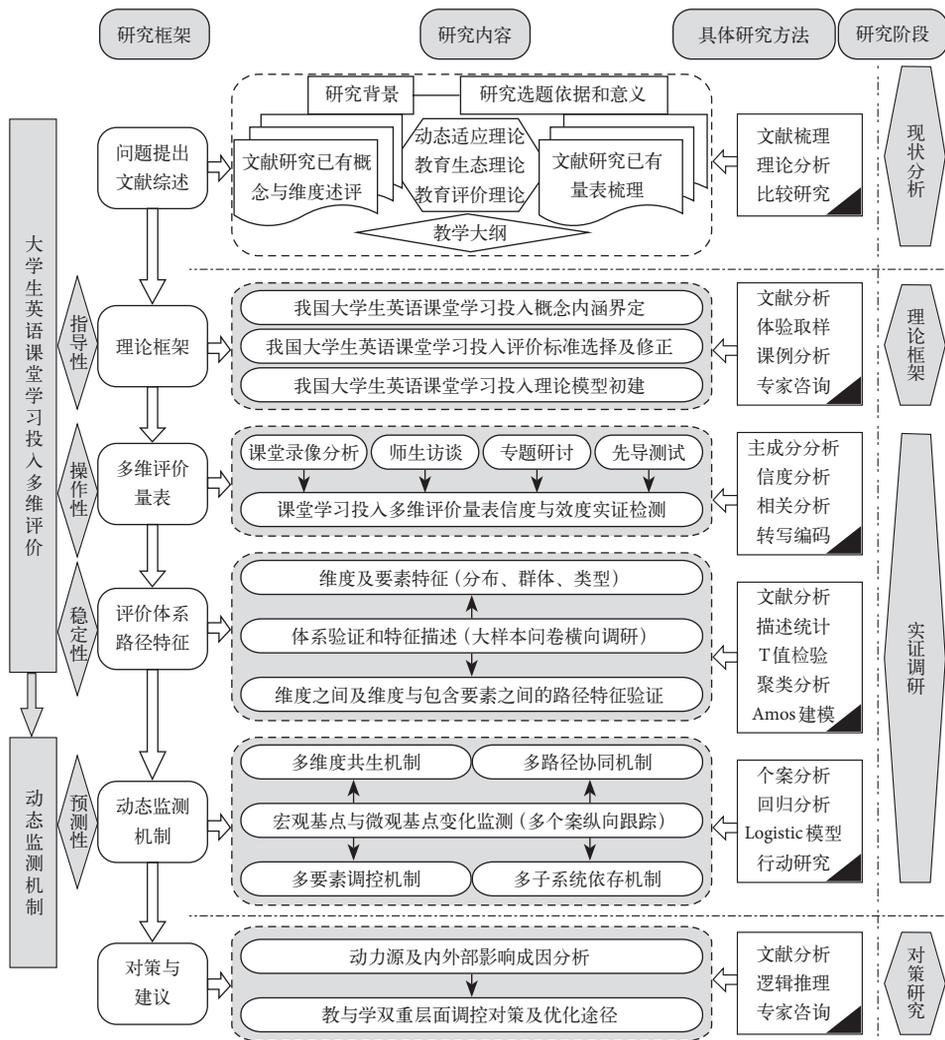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思路示意图

同时,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通过调整教学策略及优化学习环境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并尝试建立动态监测与调控机制,以期为持续跟踪和优化学习投入提供具体的教学与学习策略建议,助力提升大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学习投入,具体举措包括改进教学方法、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动机、关注学生情绪等。应该说,对策与建议的提出,是研究的最终目标,它们将直接影响到教学实践和教育改革。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为英语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还能够为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学习投入的有效途径,从而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英语教学质量和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提供有力支持。此外,研究成果还可以为其他学科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 第三章

## 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语习得研究具有跨学科特征，汲取了教育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基础。学习投入是高校英语课堂教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文所述，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亟待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我国大学生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多维评价体系以及课堂学习投入动态监测机制。为此，本研究确定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教育生态理论、教育过程评价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首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语言学习为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强调学习环境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学生被视为其学习环境的一部分，学习过程受到内部因素（如学习动机、认知风格）和外部因素（如教学方法、课堂环境）的共同影响，这一理论为理解学生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学习环境中适应和发展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框架。第二，教育生态理论认为教育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等都是这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对学生的影响。在英语课堂中，教育生态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影响学习投入的各种因素，如课堂氛围、师生互动、课程内容的适宜性等，并探索如何优化这些因素以提高学习效果。第三，教育过程评价理论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持续反馈和评估机制，认为有效的评价不仅是学习过程的终点，更是推动学生学习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识别学习中的困难和不足，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从而提高学习投入和学习成效。

简而言之，以上三个理论为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提供了多维视角：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教育生态理论关注教育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平衡；教育过程评价理论重视评价在促进学习中的作用。依据这三个理论，本研究尝试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学习投入的概念内涵及影响因素，发现存在

的问题, 确定相应的解决途径, 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投入, 进一步促进外语语言能力的提升。

## 第一节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观

就高校外语教学来说, 二语习得研究一直是提供教学思想、完善教学方法的重要来源。二语习得理论在借鉴与吸收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同时, 也合理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就是一个范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在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由John Holland教授1995年正式提出。CAS理论把系统中的个体称为具有适应能力的主体, 强调主体的目标性、主动性, 认为适应性是系统演化的动力。个体能在系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 通过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和交互作用, 从简单过渡到复杂, 从而涌现出新的、更大的主体, 即适应性造就复杂性, 使系统中的其他层次乃至整个系统都发生变化(Holland 1995)。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是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Holland, 1995; 2006), 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CAS系统内部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具有主动性与生命性, 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往不断演化形成系统的复杂性, 因而系统的复杂程度则取决于系统包含个体的主动程度; 二是CAS系统的演化动力来自内部主体与外界环境以及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活动主体与所在环境及其他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度越大, 系统演化的复杂特征越明显; 三是在CAS系统中具有主动性、适应性、生命性的个体会随着外在环境变化不断调整, 会依据活动经历不断接受教训、总结经验, 以固化的方式构建成为自身的行为方式, 不断适应系统变化, 进而获得生成与发展。

外语课堂学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现有研究已证明, 语言学习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 包括多个互动主体, 在学习过程中的经历模式、社会互动和认知过程三者之间相互作用, 不断催生新的语言结构(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13)。语言是在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中涌现和演化而来的, 课堂作为促成语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场所, 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课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课堂主体因素(教师与学生); 二是环境因素(物理环境因素与主体派生出来的人际关系、心理因素等), 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 各种因素之间的任何要因变化都会引发课堂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某种改变(杜亚丽 陈

旭远 2009)。通过课堂各因素之间的不断互动,促使课堂成为一个具有复杂变化特征的适应系统。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课堂研究的融合,有助于摆脱简单性和线性思维的约束,从复杂系统思维的角度去考察外语课堂学习,避免将原本充满动态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课堂生活变成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机械灌输与持续纠错过程。

首先,外语语言能力发展具有复杂性特征。学生是课堂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具有复杂环境适应性、主动性和生命性特征。然而,决定课堂学习质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发展并非呈单一的线性趋势,而是具有非线性(nonlinearity)特征,而且是学生与教师、学生同伴、学习环境产生多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对于大学外语教学研究来说,首先要明确学生需要掌握的语言知识技能。或者说,学生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哪些方面得以体现,这是任何语言教育都会面临的基本问题(Stern 1999)。最为经典的是关于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理论概念界定。Hymes(1972)对交际能力的概念定义是指学生不仅能够运用语法规则确保语言输出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而且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面对不同交际对象完成得体的语言输出。基于Hymes关于交际能力的概念界定,Canale & Swain(1980)对交际能力提出了更加详尽的定义,将交际能力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语法能力、社会文化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语法能力是指学生对语音、词汇、句法等知识的运用能力;社会文化能力是指学生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得体地运用语言的能力;语篇能力是指学生理解与输出连贯的口头或书面语言的能力;策略能力是指学生处理语言学习困难以及交际障碍的能力。语法能力属于语言知识能力;语篇能力、社会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属于语言运用能力。语言知识能力与语言运用能力之间的融通是外语学习的总目标。在外语课堂教学过程中,语法能力是教学关注的基本目标,社会文化能力由于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而日益得到重视,语篇能力在写作输出中体现最突出,策略能力在互动学习过程中与意义协商的联系尤为密切。

后来的研究者对交际能力进行了多次修正,在理论层面基本遵从Canale & Swain(1980)的划分范畴。有学者在归纳交际能力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将交际能力简要定义为学生能够准确、流利、得体地运用目的语(Loewen 2015),也有学者在划分范畴的同时,认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生依靠头脑中的内部资源完成学习任务(Macaro et al. 2016),将语言能力分为两类:语言知识与策略行为。以上分析表明,学生大脑中已有的中介语系统是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无论是学生的词汇量,还是语法知识,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过程才能变

化,量变积累引起质变,体现为学生语言水平的提升。上述分析表明,语言能力具有复杂性特征。

第二,课堂主体的复杂性与适应性。课堂学习是一个复杂的、持续的系统运作活动,教师与学生则是整个复杂系统中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适应性的双主体。其中,教师不仅是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更是学习助手、顾问及组织者,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激发学习意愿,与学生及环境等构成复杂互动的网络系统。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只有学生投入到知识建构过程中,才能引发有效的学习结果。教师设计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可理解性输入,但不一定会引发预期的、无差异的教学成效,因为学生作为具有差异性的能动个体,对获得信息输入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在复杂的课堂学习活动中,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通过与所在外围环境变量的互动,不断适应学习环境和持续构建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理解与掌握的学习目标。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主体涉及三个层面的发展:主体系统内部发展、主体系统外部发展、主体系统与其他主体系统在互动和适应过程中的发展(Plaza-Pust 2008;胡兴莉 2015;王兰兰 苗兴伟 2013)。从学生作为主体的系统内部发展看,主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情感体系与认知能力体系。每个学生作为独立的存在个体,在性别、年龄、性格等诸方面的差异与课堂学习密切相关,特别是学生的学习策略与动机等,更是对学业进步产生直接影响。

学生的情感体系涉及焦虑、愉悦、自我管理与监控等。例如,当学生对任务完成或者问题解决过程具有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与监控能力时,学习效果会大幅提升,促使学习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认知体系包括直觉、记忆、联想、推理等,学生的认知体系差异会引发其与其他主体(教师或者学生)互动中的认知冲突,进而在处理和化解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知识与策略的不断替换更新。主体系统的外部发展主要涉及学生的学习经验与社会关系,就课堂学习来说,是指与教师及同伴的关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同伴互动促进学习效果,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之间的良性互动。上述两种发展都离不开学生与教师以及与教材、多媒体等环境因素的互动,并且在持续互动和适应过程中产生无限循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学生的自适应性得到充分体现,学生的学习能动性越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越强,知识获取与理解越有效,能力提升也越有效。外语课堂学习作为一种复杂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活动,其复杂和适应性特征更加明显。

第三, 课堂学习研究的复杂性。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外语教学必须以科学的语言教育理论为基础, 遵循外语教学规律, 探究提升教学质量的新思路。Brown (2002) 在其著作《根据原理教学: 交互式语言教学》(*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一书中曾明确指出, 目前学界已经掌握的关于二语习得的信息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中, 因而难以获得某种具有一般或者综合特征的结论, 并且这些观点往往难以全面把握。无论是二语习得研究理论, 还是基于课堂的二语习得研究理论, 皆需要从量化或质化数据中不断升华凝练而成。正因如此, 高校外语课堂教学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特征。

复杂适应系统观是针对机械僵化论视角下的课堂观而言的, 新的阐释观折射到鲜活而复杂的课堂教学生活中, 引发关于课堂教学的新思考。系统论视角下的语言学习将语言学习视为具有“浮现”特征的发展过程, 即相对简单的构成要素量化连接后形成高一层级的系统, 但形成的整体并非各个组成要素的简单相加, 而是经过组合后形成有别于各组成部分的新系统, 从而赋予形成后的整体系统具有新的意义、功能和特征。具体到英语学习来说,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学生在参与学习过程中的教育体验质量, 认为教育体验不同于教育标准, 前者注重学生参与课堂生活的体验, 后者是为了评价课堂生活对教学目标实现所起的促进作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英语课堂被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生态系统, 其构成因素之间相互联系, 充满动态性与开放性。

因此, 课堂有效教学以润泽和发展生命意义、彰显师生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为目标。师生通过合作交流共同探究知识、发展能力、提升人生价值, 师生在认知与情感双重层面都能够保持紧张与愉悦之间的平衡, 专业能力和教学智慧逐步得以内化, 从而促使师生在课堂生活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升华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体系。这既非单一地强调通过教师专业发展促进教学效果提升, 也不是单一地强调通过完善学生的学习方法或者学习态度来促进学习效果, 而是倡导将师生视为英语课堂生活的生命共同体, 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适应 (Larsen-Freeman 2012)。

上述分析表明,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域下的英语课堂研究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系统构成要素的适应性与复杂性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13), 说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而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相互交织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事实上, 学习活动是人类从事的一项复杂活动, 探究学习的构成维度及条件一直是教育学界最感兴趣的研究之一, 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学者们更为关注大学生在课堂环境下的学习状态、影响学生学习状态的因素,以及学习状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习投入反映出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程度,体现出学生积极融入学习活动的状态,是学业成功的重要预测变量(Fredricks et al. 2019)。

学习投入研究是过去20余年以来国内外高校教育质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郭建鹏等 2021)。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越高,学习结果越符合预期效果,学生的学习收获越多,因而学习投入这一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使用非常普遍(Kuh 2009)。然而,目前我国大学生只要进了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的现状,正在困扰着急于提高质量的办学<sup>1</sup>。大学本科教育阶段是学生建立和完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大教育格局过程中,探究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郭建鹏等 2021)。

然而,学界关于学习投入的内涵认识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学习投入涉及教与学的方方面面,导致学习投入这一概念具有较高度度的复杂性与多维性。例如,有研究者(Skinner & Pitzer 2013)认为,学习投入构成指标的数量以及指标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同时对影响学习投入的外部因素考虑不足,因而提出学习投入包含的情感投入与行为投入两个维度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学习投入影响机制的动态系统。因此,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究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将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和影响学习投入的各种因素看作一个复杂系统,学生在适应所在系统的过程中,实现更加有效的学习,从而更有可能成为社会需要的高质量外语人才。因此,本研究拟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形势,探究我国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的多维构念特征及动态检测机制,以期为提升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 第二节 基于教育生态理论的高校英语课堂学习投入观

在当今教育研究的生态化浪潮中,以Bronfenbrenner为代表的生物生态学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 1989; 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 Bronfenbrenner &

1 建一流本科教育还需打通哪些堵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